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朱自清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朱自清

朱乔森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联合编辑出版

编 者：朱乔森
责任编辑：关克伦 盛美娣
装帧设计：沙 戈

朱 自 清
Zhu Zi Q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2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4}$ 插页 6

1985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5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2,300

书号 10019·3804

定价 2.30 元



二十年代的作者



送俞平伯赴美国，与叶圣陶、俞平伯于杭州合影。后排左为叶圣陶，右为俞平伯，前排左为许昂若，右为作者（1921年12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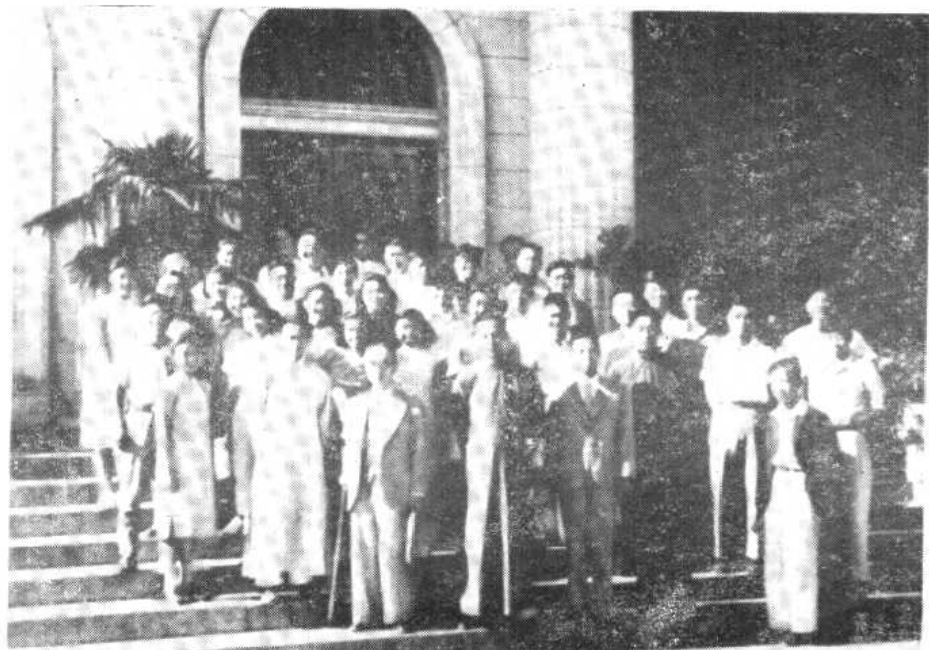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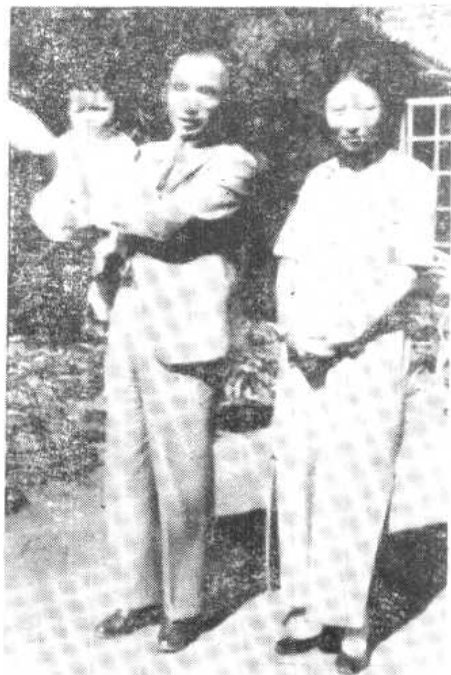


上图：与陈竹隐女士于北京合影（1931年）

下图：与俞平伯等合影。左起第二人为作者，第四人为俞平伯（1925年）



左图：留学英国时与友人合影(1931年)
右图 与夫人陈竹隐摄于上海(1932年)



左图：与夫人陈竹隐摄于清华大学（1933年）

右图：作者于清华大学（1948年）

下图 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为作者（1948年）



作者于北京颐和园(1948年)



李晨嵐沅陵圖殘卷

湘西美殺好風
 帆一角沅陵且
 解饒最是浮家
 滋味足數竿漁
 網映衣杉
 商量款式幾回
 裝鼠啮雞飛冷
 不防今日樂昌
 欣合鏡河山還
 我碎美傷

民國卅四年十一月
 月邇近齋主人
 自題時客昆明
 將作謀計

上图：在清华大学北院十六号的作者的书房
 下图：手迹：为《李晨嵐沅陵图》残卷题诗

一九三一，八月

二十二日 星期六 陰

早八時二十分南車，送者衆，穆旦，陸卅，汪健周，
黃逸雲，許七，楊一理，張六妹，黃太太，胡松泉，林
亮，陸華，楊西野，一子引諸人，一子依。車開，僅猶
微笑，遂視。

午經天津換臥車，通協和同公可往（？）安哥斯？
勳甚力，且其人乃希臘人，居中國廿年。譯西方人祇
居申土，食用皆取諸斯，廿日車人則車國邑不食，則
存國衣不衣，其語甚是。午時車開，各移入別室。
旋物見，識年等三人可持舒也。北戴河下車，檢
行李別，就視中國之降威，只景可成。

天氣漸冷，晚睡甚適。

至北戴河寓居第一住。

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

早五時作去深陽，寓瀋陽松院，在汽車北後，
視頗似北戴河小島。瀋陽以所印北戴河景，因
一景十六片。刻於山，其記。

約於一日與料理，不日自法，知係重要。
遊城及近郊，由中局，不日自法，知係重要。
台全偶也，其記。一子引諸人，一子依。

序

叶圣陶

佩弦兄的新选集将要付排，乔森把他编定的目录送给我过目。目录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新体诗，第二部分是散文，第三部分是旧体诗和词。我看着不禁想起许多往事。

我跟佩弦兄相识在六十年前。那是一九二一年的初秋，他和我，还有刘延陵兄，都受聘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员。当时彼此都年轻，兴趣广泛，容易受新事物的吸引。报刊上发表的新体诗常常是我们谈论的资料。我们自己也写新体诗，认为诗要真率地表现真情实感，必须冲决传统的旧形式。那一年的除夕，我跟佩弦兄同住在杭州第一师范的宿舍里。我们都躺下了，还是谈个没有完，桌子上点着两支洋蜡。佩弦兄忽然看了看表，说作成一首小诗了，就念给我听：

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

我眼睁睁瞅着

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趸过去了。

这首小诗迎来了一九二二年。就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诗》月刊创刊了，编辑者是佩弦兄、延陵兄、平伯兄和我。在《诗》的第四期里，佩弦兄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新体诗的文章《短诗与长诗》，算起来距离现在正好六十年。

提倡新体诗，探索表达新的内容的新的形式，我当时的热心跟佩弦兄他们不相上下，可是成绩比他们差远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热劲儿逐渐消退。这样的人很多，不只我一个，可是谁也没有说穿过，好像新体诗只是青年们的玩意儿。佩弦兄可不是这样，他跟新体诗结下了不解之缘，选编，研究，评论，一直不曾间断过，真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儿。他用欣喜的眼光看待新的作者和新的作品，从不吝惜他的赞赏，又坦率地说出他认为不足之处。他像园丁似的抚育着每一棵新苗，使人以为他自己大概不准备再写新体诗了。没想到突然在报上读到他的《挽闻一多先生》，正是一首新体诗。这首挽诗只有十二行，分为三节，每节开头都赞颂闻先生是一团火。最后一节是，

你是一团火，
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这样炽烈的感情除了用新体诗，能用什么别的形式来表达呢？诗句是自然而然“爆”出来的，就像闻先生所说的“爆一声”那样“爆”出来的，功夫并不在于形式的选择上。

佩弦兄的散文，我是十分推崇的。我曾经向青年们、少年们作过许多次介绍，还对我的子女们说，写散文应该向朱先生学。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有点儿偏爱，我乐于承认。每回重读佩弦兄的散文，我就回想起倾听他闲谈的乐趣，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不故作高深而情趣盎然。我常常想，他这样的经验，他这样的想头，不是我也有过吗？在我只不过一闪而逝，他却紧紧抓住了。他还能表达得恰如其分，或淡或浓，味道极正而且醇厚。只有早

期的几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不免有点儿着意为文，并非不好，略嫌文胜于质；稍后的《背影》、《给亡妇》就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到了后期，如《飞》，套一句老话，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如果让他多活若干年，多留下几十篇、上百篇作品，该多好呀！五十岁不满，就一般人来说，正是经验、技巧和精力都丰富并且互相配合起作用的时期，佩弦兄却匆匆地走完了人生的程途，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并且正当国家起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时刻！

佩弦兄的旧体诗和词在他生前发表的极少；就是那极少的几首，也不是他自己交给报社或杂志社的。他把他的旧体诗和词的钞本题作《敝帚集》和《犹贤博弈斋诗钞》。“犹贤博弈”用《论语》里孔子的话。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意思是说掷骰子下棋也比“无所用心”好些。佩弦兄把掷骰子下棋比他的作旧体诗，无非说这只是消闲遣兴而已，写给朋友看看当然不妨，无须公开发表。他不主张提倡旧形式，尤其不主张让青年们吟诗填词，因为作了旧体诗和词，精神上不免或多或少接近古人，跟现代生活拉开了距离。

佩弦兄虽然把作旧体诗和填词看作消闲遣兴的事，可是凡事认真的他，消闲遣兴也不肯随便，不存戏弄的心思。他在《犹贤博弈斋诗钞》的自序中说“学士衡之拟古，亦步亦趋”，他真个下了功夫。《敝帚集》开头的三十八首就是他拟古的习作，曾经呈请黄晦闻先生教正。黄先生批了十个字：“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大概说取古人的作品，逐句按古人的意思另外造句，总不至于不成格局。这样练习并不是自己作诗，方法也比较呆板，不但意思是古人的，连表达的程序也是古人的。可是事事认真

的佩弦只认为既然要作古诗，就得老老实实遵循古人的办法学，还要向前辈名家求教。那是一九二七年的事，当时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教授。

佩弦兄逝世太早了，我跟他结交不满三十年。这三十年间是会面的日子少，分别的岁月多，通信虽勤，总不及会面欢畅。在纪念佩弦兄的那首《兰陵王》里，我记下了这无法排遣的怅惘：“相逢屡间阔，常惜深谈易歇。”我们俩最后的一次分别在成都，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抗战已经胜利，他要去昆明随同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来向我辞行，我告诉他正打算回上海。我们相约日后在上海见面，没想到竟成虚愿。

看了乔森编定的目录，我为佩弦兄感到快慰。可惜他自己不会知道了，他逝世已经三十四年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 次

序	叶圣陶 1
---------	-------

作 品 部 分

新诗

光明	3
煤	4
北河沿的路灯	5
小草	6
沪杭道中	7
送韩伯画往俄国	9
沪杭道上的暮	11
挽歌	12
睁眼	14
静	15
星火	16
新年	18
匆匆	19
宴罢	21
毁灭	24

细雨	34
赠A.S.	35

散文

歌声	3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38
温州的踪迹	47
航船中的文明	54
旅行杂记	57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65
背影	68
执政府大屠杀记	71
哀韦杰三君	79
白采	82
荷塘月色	85
一封信	88
儿女	92
看花	99
我所见的叶圣陶	103
论无话可说	107
沉默	110
给亡妇	114
哀互生	119
春	121
冬天	123